

金剛經講義節要—佛法最重定、慧 悟道法師主講 (第二十二集) 2020/8/14 台灣台北靈巖山寺雙溪小築
三重淨宗別院 檔名：WD15-008-0022

《金剛經講義節要》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。阿彌陀佛！請大家翻開經本二十七頁，從《講義》第六看起：

【六、忍辱，是安忍、順受之意。安心順受也。辱而能忍，則無事不能忍。聞佛法，遵照實行，不懷疑、不夾雜，為法忍。又如「生本無生」之理，吾人能明瞭，能實行，為無生法忍。對治瞋恚。】

《金剛經》這段經文，佛告訴須菩提，也告訴我們大家，「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」。舉出一個布施就涵蓋後面五度，涵蓋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。昨天跟大家分享「持戒」，今天這段是「忍辱」。這裡《講義》給我們講，這個忍『是安忍』，就是『安心順受』的意思。我們一般講逆來順受，就是「安忍」，就「安心順受」。「辱而能忍，則無事不能忍」。「辱」這個字就是侮辱、羞辱。在中國古人，讀書人在社會上是排第一個，士農工商。士就是讀書人，讀聖賢書，現在的話講知識分子，那讀書人。過去中國古人，讀書人對「辱」這個字看得很重，所謂「士可殺不可辱」，殺頭沒有關係，但是不能接受侮辱。辱他不能接受的，殺頭沒有關係，所以說「士可殺不可辱」，可以殺頭，但是不可以受到侮辱。印度來中國翻譯經典的法師，知道中國這些讀書人對辱看得很重。原來這個梵文，如果照梵文翻譯過來是忍耐的意思。我們講忍耐，做什麼事情要有耐心，要耐煩、要忍耐，遇到什麼事都要忍耐。但是到中國來，看到中國這些讀書人對辱看得這麼重，所以翻譯就把它翻成忍辱，沒有翻成忍耐。那也就是說你最不能接受

、不能忍受的都要忍，都能忍，其他還有什麼不能忍的？也就是這個意思。所以「辱而能忍，則無事不能忍」，那就沒有什麼事情不能忍了。這個最嚴重的能夠忍，都能忍下來，其他沒有一樁不能忍的了。這是一般講忍辱，也就是忍耐的意思。

忍，一般我們的概念都是逆境，就是不順心的事情，不順我們的心，或者人家來侮辱我們，找我們麻煩、欺負我們，蠻橫無理的欺壓我們，種種逆境，逆來順受。忍，其實順境也要忍，不但逆境要忍，順境也要忍。逆境我們不能忍，那肯定要生瞋恨心，就跟人起衝突，所以逆境不能忍，瞋恨心就起來了。為什麼說順境也要忍？順境就是事事都順我們的心，這很好，都如我們的意，我們喜歡什麼就有什麼，樣樣順我們的心意，那就起貪心。貪瞋痴的煩惱，時時刻刻在起現行。我們實在講，這些貪瞋痴的煩惱我們壓都壓不住，順境不忍就起貪心，逆境不忍就起瞋恨心。如果我們要降伏貪瞋痴，順境逆境都要忍。我們舉一個例子，比如說我們喜歡吃的東西，順著我們意思，我們喜歡吃的就多吃、貪吃，貪吃後面肯定也會造成腸胃的毛病。我聽馬來西亞的同修跟我講，首相馬哈迪，他跟我們淨老和尚是好朋友，聽說他吃東西吃到好吃的，他就不再繼續吃了，吃個一、二口就不再吃了。吃到好吃的、喜歡吃的，他就停下來，沒有一直吃。我聽到這個事情，覺得他身體健康也有道理，他今年九十幾歲還在當首相，就是好吃的他不貪吃，吃個幾口他就停。我們是好吃的，吃得明明都飽了，還想繼續吃。這是舉出個例子，其他各方面，我們喜歡的、我們喜愛的起貪心，這個也要忍，要把它忍下來。所以逆境要忍，順境也是要忍，這樣才能降伏貪瞋痴。世出世間法，「一切法無我，得成於忍」，這是《金剛經》的經文，後面我們會讀到。一切法得成於忍，也就是說你要成就任何一法都要忍耐，要有耐心，要忍。沒有忍，世出世間的事業都不

能成就，學佛道業不能成就，我們念佛淨業不能成就。我們要成就一番學問都要吃苦、要耐勞，都要忍；不能忍受，什麼事也做不成。所以一切法得成於忍，世出世間法都要忍。所以忍辱就非常重要，六度第三度。

下面是講佛法，『若聞佛法，遵照實行，不懷疑、不夾雜，為法忍』。我們聽聞佛法，能夠遵照佛的教導在生活當中去實行，我們一般講依教奉行，不懷疑、不夾雜，這個叫法忍。忍，它有認可這個意思，能夠認可。法忍，我們講認同、認可，這個也不容易，聞佛法能夠遵照實行，能夠不懷疑、不夾雜，這個也不容易辦到。不懷疑就是信，真正相信佛講的話，他沒有懷疑，沒有絲毫懷疑，也不夾雜自己的意見，不夾雜自己的看法，完全隨順佛的教導依教奉行，這叫法忍。我們想想學了佛，我們自己有沒有懷疑，信不信佛？很多人都認為自己信佛了，這個當中的確我們要深入去探討，什麼叫信佛。是不是我們都到佛堂來，我們也皈依了，甚至受戒了，那信不信佛？這個事情，過去我們淨老和尚在講席當中常常提起他自己，他二十六歲接觸到佛法開始學佛。學了佛之後，三十三歲出家了，在家的時候就到台中蓮社，跟雪廬老人學習經教，學講經說法；出家就到台北三藏佛學院，白聖老法師（白聖長老）請他教佛學院。三十五歲去受戒，受了戒，回去拜老師，向老師禮謝，又回到台中去。雪廬老人看他受了戒回來，遠遠看到他，就一直跟他講，「你要信佛！你要信佛！」指著他說要信佛。當時我們師父他也莫名其妙，怎麼老師跟我講這個話？我都學佛這麼多年了，在家就開始學講經，聽經也聽了好幾年了，出家就到佛學院去講經教學，現在又去受戒回來了，我不信佛，會出家、會去受戒嗎？怎麼老師跟我講這些話，莫名其妙。老師當然也知道他肯定有疑問，為什麼跟他講你要信佛？後來就請他進去裡面，才跟他講。老師對學生

講了一些真話，他說有一些老和尚出家幾十年，都還不信佛。那怎麼叫信佛？真正相信佛在經典中講的這些話，依教奉行去做到，就是這裡講的，「遵照實行，不懷疑、不夾雜」，這個才是真正的信佛了。如果佛講的這些道理我們聽了有懷疑，這不是真信，半信半疑，又夾雜自己的一些煩惱妄想，那就不是真信佛。

過去我也曾經跟大家分享，在泰國、在台灣有碰到同修，台南有一個姓林的同修，我很多年沒有看到了。他們也都聽過我們師父講《了凡四訓》，改造命運。我們師父在講席當中常常講，財布施得財富，法布施得聰明智慧，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，他們也都聽了。跟我講：悟道法師，老和尚講財布施得財富，你錢財布施光了，它很快又回來；回來又多一些，好像生利息一樣。他說如果真的是這樣，那我當然敢布施，布施出去很快又回來，回來又多一些，又好像有生利息了，那當然敢布施，好像做生意有回本，還有賺。後面又補了一句，萬一布施出去不回來，怎麼辦？所以結論說不敢布施。所以從這個例子我也深深體會到，我們師父常講，老師跟他講你要信佛。真的，我們想一想自己，自己都沒信佛，你怎麼叫別人信佛？反省自己，自己也沒做到。

所以我們淨老和尚他一生修學得力的就是他能相信老師的話，依教奉行。比如說他遇到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教他布施，就是這裡《金剛經》講的，「須菩提！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」，要去做、要去行。他說沒錢，章嘉大師就跟他講，你一毛錢有沒有？一塊錢有沒有？這個倒有。有，你就有一毛布施一毛、一塊布施一塊。他真的就是這樣去修。章嘉大師跟他講看得破、放得下，從哪裡下手？布施，從布施下手。我們常常聽到同修講，他聽經也聽得很熟悉了，我們老和尚常講看得破、放得下，自己也會講給別人聽，要看破、要放下。我都看破了，我都放下了，那是真的看破放

下了嗎？看破、放下只是一個概念。什麼叫看破放下？要從布施下手，要去行。所以我們老和尚他當年接觸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教他布施，他就開始很勉強的，沒有錢，一毛一塊這樣布施。人家印經、放生、做好事，或者是布施醫藥等等這些都隨喜，就是真正這樣修。修了三年真的有感應，其實他是修了半年就有感應，有真在修。的確他沒有財富，沒有財庫，算命的跟他講，他貧窮，乞丐命；也沒有官位，不能當主管；壽命又不長，四十五歲過不了。但是他講經說法，法布施，也修財布施，法布施當中也包括財施、無畏布施，都有。他老人家原來給算命的算，他們三個戒兄弟同年，同一期去受戒，同時去給人家算命，都說他們三個人過不了四十五歲。兩個戒兄，一個二月走的，一個五月走的，我們師父七月病了一個月，後來又好起來。那一年他生病，我已經有在聽他講經了，在基隆十方大覺寺講《楞嚴》，講了三天就沒有來，後來才知道他生病了。他想醫生只能醫病不能醫命，命沒有了，神仙、佛菩薩也醫不了，也就不找醫生，念佛求往生。後來病一個月又好了，今年九十四歲了。一般延壽延一紀就很難得了，一紀就十二年。像了凡先生，他給孔先生算命是五十三歲，後來遇到雲谷禪師給他開示，他懂得改造命運的原理方法，依教奉行，命運改了。延壽二十一年，活到七十四歲；命中沒有兒子，後來有個兒子；命中的官位不大，後來做到寶坻知縣，命運大幅度改善、提升了。

所以信佛，信要表現在行動上，行。中峰國師講信行願，「信而無行，即不成其信」。你要有具體的行動去實行，不然那個信就不能成立，就不能證實你相信的這樁事情，所以要透過行。像我們念佛法門，藕益祖師在《彌陀要解》講，行就是念佛，念佛這個行，證實我們相信的這樁事情。我們相信的是有阿彌陀佛、有極樂世界，用什麼來證實？用念佛，行，念佛來證實。滿所願，我們願生

西方，念佛就是幫助我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所以要透過行，證實所相信的這個事情，滿我們的願望。任何法門都是一樣，一般法門都是講信解行證。你要透過行，只有信解，道理懂，沒有真正去行，你信解還是不踏實。比如說我們聽老和尚講經講財布施得財富，得財富是什麼？就是說你過去生沒有修財布施，這一生沒有財庫，你這一生賺不到什麼大錢。命中沒有，這一生去修，原來沒有現在有了，這就是你這生修的。所以我們淨老和尚財布施他一直修，修到後來福報愈來愈大，錢愈來愈多，愈多就愈施，拼命的施。為什麼一直布施？因為修得有心得了，有感應，所以毫無懷疑。這裡講不懷疑，他沒有懷疑，為什麼不懷疑？他實際上透過行動去證實這個事情真的是這樣，那就不懷疑。如果我們沒有去證實，你不懷疑嗎？打個問號。所以師父講布施得財富，他講得斬釘截鐵，毫不疑惑。如果我們沒有透過實行去修布施，沒有得到這個效果，我們講總是不踏實。聽說，聽說是這樣的，自己沒有親身去經驗、去體驗、去證實，這個信心都不堅固。所以這裡講法忍，我們要明瞭。不然我們講不懷疑、不夾雜，我不懷疑，我也不夾雜，實際上有懷疑、有夾雜，自己沒有搞清楚，不是沒有。搞清楚以後，我們就是要排除這些障礙，要認真努力來修、來落實。實行就是現代的話講落實，那才有用；如果不去落實，那也是說食數寶，也得不到利益。這是講法忍，法就是接受佛教導的理論方法，落實在我們生活上，實際上去修學，得到經上講的效果，那就是法忍。

下面講的是最高的，『又如生本無生之理』，講到生、無生，生本來它沒有生，這個道理『吾人能明瞭，能實行，為無生法忍』。『對治瞋恚。』無生法忍是很高的。我們在打佛七，念迴向偈：「花開見佛悟無生」。「無生法忍」，忍字是講認可，一切法本不生叫無生。無生就無滅，不生不滅。阿字本不生，阿彌陀佛的「阿

」這個字是本不生。我們的真如自性，它本來就存在的，本來就有，本來就有就是沒有生。生是什麼意思？沒有，它現在出生了，這個叫生。原來沒有現在生，過一個階段它就滅，它有生滅的現象。像我們人，以及一切動物、植物，都有生滅的現象。一切動物都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異滅，礦物有成住壞空，這就有生；有生，過了過程就會滅，滅了又生，生了又滅，這是虛妄的一個幻相，那不是真相，生滅的現象。所以生它的定義就是前面《金剛經講義》講緣生法，因緣聚合起來產生這個現象。因緣散了，這現象就沒有了，當體即空，它不是真的。我們的真如自性，它是本不生，本來沒有生滅的。

我們會想，我們的真如自性在哪裡？佛在《楞嚴經》就跟我們講得很清楚了。波斯匿王六十二歲，聽釋迦牟尼佛講《楞嚴經》，《楞嚴經》主要是對阿難講的，其他的這些國王大臣、佛的弟子也都有在場聽。波斯匿王聽經聽了一段，他就起來發問，問問題。他說他現在老了，六十二歲了，常常聽佛講經說我們的自性不生不滅，有一個不生不滅的自性。波斯匿王想到自己六十二歲，老了，老就想到快死了，生老病死。佛常常講不生不滅，到底在哪裡？那個不生不滅的在哪裡？佛就跟他講，就在你身體裡面。他說我這個身體哪有不生不滅，我現在都老了，臉都皺了，頭髮也白了。從出生、青年、壯年，現在是老年了，不生不滅的到底在哪裡？我這個身體就有生滅的現象，生老病死。佛就跟他講，就是你六根的根性不生不滅。你現在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你眼睛能夠看、耳朵能夠聽，鼻能嗅、舌能嘗、身能觸、意能知，當中那個性就是不生不滅的。他聽了還不是很明白，我這個身體就是在變化，有生滅，身體裡面佛講的這個他還是體會不到。佛講六根的根性，你身體裡面，你這個身體會生滅、會變化，但是裡面有一個它從來就不生的，

當然它不會滅，就是你的六根當中那個性，根性。在眼叫見性，我們現在迷了就變成識，變眼識，識是性迷了產生幻相。他還是聽不懂。佛就問他說，你幾歲看到那條恆河？他說三歲。三歲他母親抱他去恆河，印度恆河很有名。佛說你三歲的時候看的那條恆河，現在六十二歲，能不能看那條恆河？他說一樣可以看。佛就跟他講，你能見的那個就是性，那個沒有變。你身體是有變，但是你能見的見性，你三歲是那個見性，現在六十二歲還是那個見性，那個沒有變。波斯匿王聽到這裡就開悟了，他就很開心，真的他找到了。真的，我們身體裡面，我們的根性是不生不滅的，那才是真正的自我。

但是還有其他的弟子不懂，另外一個弟子他也聽不懂。他說佛舉出那個能見，那瞎子？瞎子眼睛壞掉了，他看不到恆河，他有見性嗎？眼睛好的，佛說能見；那眼睛瞎的，他能看到什麼？所以佛就去找一個瞎子來，問那個瞎子，你現在眼前看到什麼？他說看到一片漆黑，什麼都看不到。佛說那個就是他的見性，他見到一片漆黑。這個佛弟子聽這樣還是不懂，眼睛瞎了當然什麼都看不到，怎麼他什麼都看不到是見性？還是體會不到。佛就問他，你現在眼睛好好的，你憑什麼可以看到這些外面的景象？如果天上沒有太陽、沒有月亮、沒有星星，沒有這些燈火，你眼睛好好的，那你眼前看到的是什麼？你能看到什麼？過去做礦工的，我父親以前在金瓜石當採金礦的礦工。礦工挖坑道下去，頭上都要綁一個燈，不然下去烏漆墨黑的。你眼睛好好的，你也什麼都看不到，跟那個瞎子是不是一樣？這個弟子聽到這裡，他明白了，那個就是見性。

所以那個能見的不是我們肉眼這個眼球，當中有個性在，不是那個眼球。如果是眼球，現在醫學發達，人死了，眼球可以捐給別人；捐給別人，他裝上那個人的眼睛，因為他眼睛好了，他就看得

到了，換這個眼球的人，他的思想行為會不會變成那一個人？不會。這跟換心臟是一樣的。現在有人說心，心是什麼？就是肉團心，就是那顆心臟。佛說那不是我們的心，那是肉團心。現在心臟也可以移植，你把甲的心臟移植到乙的身上，乙還是乙，他不曾變成甲。他的思想行為，他的習慣、習氣還是他原來的，他不曾因為那個心換成甲的，他就變成甲的行為。所以這個當中就是有那個見性，不然你有眼球，你也不能看。所以像我現在老花眼，如果沒有見性，你戴上老花眼鏡也看不到。有見性，那你戴上老花眼鏡，你就看到了；眼睛瞎的人，他換一個好的眼睛，他又能看了。所以他這個當中，就是讓我們去認識我們六根那個根性。我們學佛沒有別的，佛就是教我們明心見性，見性就叫成佛了，見到你自己的自性就叫成佛。我們現在是迷失自性，迷了不知道，就變凡夫了。

所以「生本無生」這個道理，就是說我們看到有生滅的現象，它本來就沒有生。生是一個幻相，我們舉大海的海水來做比喻，大海海水起了水泡，那個水泡原來沒有，起了水泡，生了；沒有多久，那個水泡破掉就滅了，就沒有。水泡從哪裡來？從海水來的。水泡沒有，它到哪裡？它回歸到海水。所以當它生的時候就是沒有生。我們從這個比喻去體會。當然舉出比喻也不能比喻到恰到好處，但是透過一個相似的我們去體會，可以從這個地方去體會生本無生的道理。生，本來就沒有生，就像大海的水泡，原來沒有水泡，現在冒出一個水泡，一下子水泡沒有了。當它冒出來的時候，它還是沒有生，因為它還是海水，只是產生那個幻相。我們現在看到整個宇宙這些現相就是幻相，所以《金剛經》講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。明瞭這些道理，當然對治瞋恚。因為我們不了解事實真相，迷在幻相起了分別執著，所以才有貪瞋痴慢這些煩惱，造成六道生死輪迴。如果認識事實真相，把這些煩惱放下，回歸到自性就成佛了。

。好，忍辱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下面我們看精進。

【七、進，有細、密二義。進步而不盲從，是細。進步而躡等，是密。對治懈怠。】

『精進，精有精細、精密』，兩個意思。「精」，專精不夾雜，不夾雜就精，「進」就是進步，專精不夾雜，有進無退，叫做精進。『進步而不盲從』，「盲從」就是盲修瞎練。不明道理方法，很用功，但是盲修瞎練，修到最後沒有結果。沒有結果還好，有人修到最後著魔了，變成神經不正常，那這就很麻煩了。所以「進步而不盲從，是精細」。要明理，理論方法要正確的認識、明瞭，如理如法去修學，這樣去用功精進才不會出問題。所以還是要有老師（明師）指點，不能自己盲修瞎練。『進步而不躡等，是精密』，「躡等」就是不按次序，他要一步登天，躡等也不能成就。我們修學還是要按部就班，要有基礎，戒定慧三學，要基礎。像我們淨老和尚現在勸我們淨宗同修補習三個根，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道經》，儒釋道三個根，這是基礎。我們沒有從這個基礎按部就班來學習，一下子學大乘佛法（大經大論）很難成就，做不到。講得沒有錯，事實上在生活當中做不到，為什麼做不到？沒有基礎。好像蓋房子沒有打地基，你怎麼蓋也蓋不起來，所以要從基礎開始。精密就是「進步而不躡等」，對治懈怠。懈怠也是我們修行的一個大煩惱，容易懈怠。因此古來祖師大德提倡共修就是對治懈怠的，一個人修容易懈怠，所以提倡依眾靠眾，大家互相依靠，互相勉勵。所以精進這個意思，精進意思也很深廣，這裡《講義》給我們講了進步不盲從，進步而不躡等，這個非常重要。我們再看第八：

【八、禪定，是寄心一處，久後得定，得定即稱三昧。對治散亂、昏沉、掉舉。】

佛法八萬四千法門，它的樞紐就是修定。我們念佛，《彌陀經》講「一心不亂」，一心不亂就是定。我們一般講念佛三昧，就是說用念佛這個方法得到禪定，得定了。八萬四千法門都修定，就是戒定慧三學。你看我們做三時繫念，中峰國師一開始第一個讚就是「戒定真香」。這就是告訴我們佛法修學任何法門，戒定慧三學是總原則，因戒生定，因定開慧。戒是手段，目的要得定；定又是手段，目的要開智慧。禪定的意思，『是寄心一處，久後得定』。有的經典講「制心一處」，就是心把它控制在一個地方，叫制心一處。我們做三時繫念叫「繫念」，繫念阿彌陀佛，我們把心繫在這句佛號上，這個就是這裡講的「寄心一處」。不然我們這個心胡思亂想，心猿意馬，時時刻刻都停不下來。如果能夠把心寄在一處，把它繫在一處，「久後得定」，時間久了，他就得禪定了。得到定就稱為三昧，在念佛叫念佛三昧，三昧就是定，你得定了。

禪定是『對治散亂、昏沉、掉舉』。我們心如果沒有制心一處，這裡講寄心一處，心就是散亂的，我們妄念很多，心很亂。我們念佛，《彌陀經》講「一心不亂」。我們心如果歸一，就不亂；心，千千萬萬的妄心，當然就亂。千千萬萬的妄心把它歸一，歸在一個念頭上，就是念佛，那就不散亂了。「散亂」是我們凡夫通病，大家都有。下面講了兩方面，也是很普遍，一個「昏沉」，一個「掉舉」。昏沉，特別是在打坐，或者是念佛、誦經，精神提不起來，一坐下去他就打瞌睡了，好像睡著了。這是一大類，也很普遍的。

我剛出家的時候，在台北杭州南路佛陀教育基金會，當時我們淨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師學戒律。日常法師有個徒弟叫如道，他昏沉蓋很重。每一天早上上課，聽課他坐在第一排，日常法師在那邊講課，講沒有三分鐘，他就睡著了，頭就低下去了。有一次，他桌

上放了一個杯子，裝了一杯水，頭低到去碰到那個杯子，掉到地上去了。日常法師叫他去浴室沖冷水澡，叫他去拜佛，他昏沉蓋很重。我有一個師兄，也是昏沉蓋很重，那時候在景美，他比我早出家。我當維那，他當主七和尚，主七和尚後面有一個座位，就像現在我後面坐那個座位，在圖書館那個比較高一點。他坐在那裡就打瞌睡了，主七就坐在那邊睡覺。我們師父跟館長進來，師父看到就把他叫起來。有一次他當維那，我當木魚，有一個女眾敲地鐘。他當維那也當到睡覺，又睡到打呼，結果那個女眾敲地鐘，敲了半個小時還不煞板。後來一看，看他在睡覺，就把他叫起來，那個女眾就氣得要命。他昏沉蓋很重，他讀經、念佛、聽經都不行，都要睡覺的。如果叫他去做事，那精神很好，叫他修水龍頭、哪一扇門壞掉了，那精神比誰都好；不能坐下來，坐下來他就打瞌睡。所以昏沉蓋重的人，他就不適合坐著，他就要繞佛經行，不然就拜佛，就是要動，一靜下來他就昏沉了。我的毛病剛好跟師兄相反，我是掉舉。我說我很羨慕他們很好睡，因為我都睡不好。我坐在那邊，不用喝咖啡，不用喝茶，也睡不著。坐在那邊，妄念七上八下，全身不對勁，恨不得趕快衝出去外面跑一跑。坐在那裡，心定不下來，七上八下的，這個叫掉舉。這都屬於業障，這兩種業障是最普遍的，第一個就是昏沉，第二個就是掉舉。

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疏鈔》還列出五個業障，第一個昏沉業障發相，第二個掉舉業障發相，第三個恐怖業障發相。念佛的時候，第一個現象，昏沉蓋重的人，他提不起精神。掉舉重的人，心靜不下來，七上八下。當時我是咬緊牙根，坐在那邊念，勉強強把心慢慢調下來。這是第二類。第三類，恐怖業障發相，恐怖就是你在靜坐的時候見到沒有頭的、沒有腳的，或者作惡夢，夢到有人追殺，從懸崖掉下來，會讓你驚嚇，畏懼不安的。念佛正在用功會

有業障發相跟善根發相，善根發相就比較好，見到佛、見到光、聞到香、身心輕安，那是善根發相；業障發相，昏沉、掉舉、恐怖業障發相，讓你心神不安，還有人冤親債主來干擾，屬於恐怖業障發相。所以我們在達拉斯打佛七，早年，三十年前，第一次我去帶大家打佛七，就有同修繞佛繞繞繞就突然倒地，口吐白沫。有的人念佛的時候在那邊笑，有的人在那邊哭，很多狀況，那些都是屬於業障發相。

第四類病事障，沒有念佛好像身體很好，念了佛身體毛病都來了。所以早年在圖書館也有一個女眾，大概五十來歲，有一天來問我問題。她說她原來身體很好，連個感冒都沒有。後來聽我們老和尚講《彌陀經疏鈔》，她就發心念佛，念了半年，念得全身是病。她問我這個問題把我問倒了。我說如果妳原來很多病，念到現在沒有病，那才是對的，才是正常。怎麼原來很健康，念到現在一身是病？這個我就搞不懂了。後來看到我們淨老和尚節錄《淨土集》，節錄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疏鈔菁華》，有列出善根發相跟業障發相，其中有一條叫病事障，念佛生病了，我才知道原來這是業障發相，念到業障發相。如果知道是業障就繼續念，念到業障沒有，病就好了。也不是說原來都沒有病，那只是沒有發作，如果念佛提前發作，也是好事。所以有一個老居士七十幾歲，念佛念了好多年，念到中風，念到中風一般人就不敢再念了。怎麼原來身體好好的，念到中風了？後來這個老居士也不簡單，信心堅定還繼續念，念到最後他中風好了。那是為什麼？業障消了。這個就是你念佛重業輕報，原來是要墮到三惡道去的，現在在人間受一些小苦就報掉了。所以我們念佛碰到這些現象不要怕，不是因為念佛才會這樣，你本來就會這樣的，本來就有這些業障，是因為念佛佛力加持重業輕報。我們要知道這個現象，這個是好事，不是壞事。

第五種就是事務牽纏業障發相。實在講大家來打個佛七也不容易，有時候你要來共修，沒有要共修的時候好像沒有什麼事情，你說我要去參加佛七，家裡就有事了，你來不了。那個就叫事務牽纏業障發相，事務給你牽纏，讓你不能去共修。過去我們圖書館在美國達拉斯打佛七，一年辦一次。我遇到好幾個居士，都是很想跟我去打佛七，我記得有二、三個居士：「悟道法師，每一次要跟你去都去不成。今年下定決心，一定要跟你去」。她就第一個繳錢，第一個報名。但是明天要出發了，對不起，今天晚上她媳婦要生孫子，要到醫院去了，後來很無奈的來，還是去不成。我遇到好幾個都是這樣的，就是第一個報名，第一個不能去的。我也不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，反正就是剛好、巧合。後來看到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疏鈔菁華》，才知道原來這個也是業障，叫事務牽纏業障發相。你不修行沒事，你要修行就有很多事情來牽纏，讓你不能去修。所以北京黃念祖老居士，他們有一些修密的同修，他們當時跟一個王上師學密。有個同修，王上師來都要去參加，每一次要參加，他每一次都有事情，都有障礙。後來他們念了一個咒給他迴向，就是下一次什麼時候上師要來，他要來參加，事先念咒給他迴向，後來他這個業障就排除了，他就能如期去參加那個法會。

所以業障發相排除了，第一個現象，身心得到輕安。這個輕安還不是禪定，不能誤會。輕就是你身體很輕鬆，心裡很安穩、很自在，晚上作夢都作好夢。像《了凡四訓》講罪過消滅，他就夢到飛步太虛，或夢吐黑物。這些現象是業障消除初步的一個現象，算是善根發相，還要再加功用行才能得定。先有輕安，然後慢慢心就能入定，入禪定、入三昧。

所以我們念佛也是修定，修定的過程有這些現象，我們還是用念佛來對治。比如說昏沉蓋重，我們就大聲念，大聲念可以破昏沉

。高聲念、大聲念，高聲念就是聲音比較高，因為聲音高，男眾比較能念得上去，女眾就比較跟不上。除非妳是女高音的，妳有練女高音，一般老菩薩就不能太高，這個要低。這我以前我也不懂，因為我們以前在景美圖書館都是老菩薩，都是女眾比較多，男眾沒有幾個，都是女眾，又是老菩薩。那時候我出家沒有多久，出家才二、三年，學維那起腔都很高，也不懂，起腔都很高。以前我也不會唱歌，在家裡喜歡聽歌，也不會唱歌。只有到軍隊去唱軍歌，軍隊唱軍歌也沒有麥克風，班長起腔都是用喉嚨的，他那聲音都很高，因為都是男眾，所以他聲音高，大家也跟得上。唱軍歌，他一起腔，大家就跟著唱，沒有麥克風的。所以當時我就學唱讚，一起腔聲音很高，下來館長就跟我講，你在唱軍歌？我是唱讚。你唱軍歌。後來她跟我講要低，都是老菩薩，你起那麼高，老菩薩怎麼跟？所以每次起腔她都站在旁邊，壓力很大，低一點、低一點。所以我是被韓館長訓練到高中低都要起，有時候男眾多一點，要再高一點，不然男眾唱太低也不好唱。還有一些新的出家眾學維那，他們一起腔也都是很高，他一起高，我們跟也就是高，很自然就跟他高；起低，就自然跟他低，這個很自然，自然反應。後來我就跟館長講，他們起那麼高，我們只好跟著他高，沒辦法。那時候有些師弟剛出家來學維那，起的音都很高。我去敲木魚，讓他們練習。她說你悅眾，要幫腔。館長跟我講，他高起你低接。我說他高起怎麼低接？當時我也體會不過來。

所以在二〇〇九年，我到山東海島金山寺做百七繫念，大陸那些年輕法師起腔都是很高的。那去參加的，大陸也是一樣，都是老菩薩，八、九十歲、九十幾歲的，都是那些老人家。那些法師是年輕的，他起的腔很高，那些老人家實在講是很難去跟。後來我就揣摩，以前韓館長跟我講高起低接，我就在那邊揣摩。所以後來我就

嘗試在那邊練習，他們起得很高，我去接腔，把它接低，那些老菩薩才能唱，不然那些老菩薩都要用叫的，那不是唱用叫的。所以在那邊我練了，現在你們看我做三時繫念，維那起得高，我是為你們老菩薩著想，我低接，我把它接低一點，讓你們好唱一點，不然那些老菩薩就比較辛苦。如果都是男眾，那就比較沒有問題。所以一般寺院道場，起的腔是高得會衝上天。以前在台灣，我們在戒場，那個時候我們去受戒，引禮起那個腔比男高音還要高。比男高音還要高，你想一想有多高？去年去福州萬佛寺，我一去，他們就擺個盛大的歡迎隊伍迎接，然後他們寺院的出家眾進去就先唱讚，那真的是有夠高，那個一般都很難去跟的。所以我們現在高，也沒有高到很高，就是有比較高一點。所以我們有昏沉蓋，高聲念佛、唱讚是可以對治昏沉蓋。

另外，掉舉也是用念佛，用記數，心裡默記。掉舉，我們現在敲地鐘，這個也是可以對治，我在圖書館就是這樣對治的，就是咬緊牙根把心靜下來。所以現在坐下來念佛，掉舉也就不會再起來了。所以對治這些散亂、昏沉、掉舉，我們就是用一句佛號，用一句佛號來對治，這是修禪定。所以我們念佛也是修禪定。我們再看第九：

【九、般☒，是性體上發生的正智，不同世智辯聰。對治愚痴，能破無明毒害。實行一☒法之功夫，能不著相，即是般☒。佛法最重定、慧。】

『般若』是指我們性體上的正智，我們自性本體本來具足的智慧叫般若智慧，跟世間的聰明智慧不一樣。世間的聰明智慧，叫世智辯聰，八難之一。世間的聰明智慧，以佛法來講就是愚痴，沒有智慧，那不是佛法講的智慧。佛法講的智慧是般若，自性的般若智慧。所以翻譯為什麼不把般若翻成智慧？怕人家誤會，以為世間的

聰明才智就是智慧。所以用音譯，沒有翻成意思，般若就是智慧。但是這個智慧揀別不是世智辯聰，跟世間聰明智慧不一樣。般若正智它是『對治愚痴，能破無明毒害』。世間的聰明智慧不能破無明，自性的般若智慧它才能破無明，證法身。下面講，『實行一切法之功夫，能不著相，即是般若』。《金剛經》講的就是不著相。這一段經文講，「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」。就是你要去布施，但是你不要著相，不要著布施的相，我布施多少錢、布施給誰，這個就著相了。布施，心裡乾乾淨淨的，這叫淨施，不著相就是般若。『佛法最重定、慧。』佛法最重視的就是定跟慧。戒定慧三學，定是樞紐，主要開智慧，前面戒它是前方便，幫助我們得定，得定才能開智慧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六度就到這裡學完了，圓滿了。下面的經文，我們就下個星期一，在台北華藏我們那個小講堂再繼續來學習。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